

鮎

埼

亭

集

結綺亭集第卷八

鄞縣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兵科都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公諱志寧字幼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遠祖之邵居
奉化宋建炎中與李脩任戩起義兵以拒金得千餘人
三戰於泉口金人不能入而退故明州殘破而奉化獨
全事定口不言功其後蔡文懿公幼學言之於朝贈三
人官皆修武郎而三家子孫並大其門之邵之孫仁聲
仁澤仁霖先後成進士仁聲官至殿學三傳而爲恭禮

明洪武辛未進士以養母隱居黃楊壩中公之八世祖也。曾祖總祖宰父僕萬歷丁酉舉人之副公由諸生食餼貢太學少以名節自勵乙酉六月大兵長驅入浙公徧謁同里薦紳勸以起兵聞者皆笑以爲狂獨刑部員外郎錢公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初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亦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然猶相顧莫敢主者最後錢公力疾至請獨任之而故大僕卿謝三賓家富耦國新從江上迎降歸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也三賓私遺之書曰諱諱訛訛思拚頭顱以披猖於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

將軍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卽解矣僕請以千金爲壽
六狂生者陸公宇焯張公夢錫華公夏王公家勤毛公
聚奎而公其首也會之仁中悔致書錢公請自劾翌日
帥所部至大會鄞人於演武場三賓不知也揚揚來赴
以爲殺六狂生命在漏刻坐定之仁於袖中出其書朗誦
責之三賓戰手前奪其書之仁怒麾軍士令斬其首以
祭蠹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一軍股栗監
國次於會稽授公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
會稽以賂結戚畹張氏由散寮驟躋東閣且假勸輸義
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公惡之棄官歸甫一年江師屾

三賓復降踰年而有五君子之禍是時浙地盡歸版圖
祗舟山石浦未下大兵亦置之不以爲意而航海之軍
至長垣連陷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 大兵之備浙者
頗抽以備閩殘明遺老始稍稍於浙東山中結寨拒命
而李公長祥王公翊兩軍爲主盟公與華王諸公計以
王公軍下寧波而已翻城應之因連李公軍以下紹興
監國故疆可復也華王諸公皆喜馮公京第聞之請以
舟山之軍來會刻日部署已定復爲三賓所諜知發其
事四出搜捕五君子皆遇害公獨逃之舟山得脫嗚呼
大朝爲天命所眷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於浙東浙東

一道且不支何有於寧波諸公之耿耿未下者雖云故國故君之感其如天意何然而稽古在昔終不能不比之匡山一輩人物況又出自祭酒布衣此其所以益難也監國既至舟山遷公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爲海上策應山寨亦感其孤忠資糧屣屨不戒而集辛卯舟山失守公自刎死其時以鄞人同殉者楊吏部思任戴工部仲謀也監國始於紹興終於舟山其後屢泊海中無能爲矣公以倡義首事卒以一死謝之可謂與魯存亡者也遺骸在海上陸公宇燝捐金募人致之以禮葬於城北馬公橋下先一日夢公曰

吾則一足奈何啟視果失右趾大驚束蒲補之說者以爲文山之見夢於髮繩也公初娶徐氏繼娶羅氏子二士駿士驥方公初入舟山時

天朝捕其妻子有義僕文周匿之赴官受拷垂死不言得免華公在囚中作泗水鼎樂府紀同難事首褒之其後羅孺人聞公赴仰藥而卒而士駿兄弟育於高公宇泰家及長卒承先志蹈海不返文周悼公祀之絕也遂以縞素蔬茹終身一門節烈之盛實古今所希有云惟先曾王父兄弟於公最厚嘗言公狀貌挺露術者謂公必居風憲不知其爲忠臣相也而王太常水功曰幼安

正命翁洲遂與張太傅吳少保諸元老鴈行是亦何貴
如之矣雍正庚戌公之從孫清越乞余表墓乃再拜而
詮次之蓋去公之卒八十年其銘曰

以六狂生之特而不死兮天佑之以倡江上之諸軍以
五君子之徒而不死兮天脫之以備海上之孤臣卒正
命於九死之餘兮天許之以成炎興之完人嗚呼給事
是爲建炎義士之孫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公姓徐氏諱啟睿字聖思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公少負才任氣喜爲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顰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諸技而篆刻最精然不肯以藝名旣補諸生累試於布政司不售時對酒當歌輒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草間而使敵寇交訐也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人皆膝席莫敢忤視或跳而去於是遂相戒遠之然每規人之過輒苦口泣下其方正又如此旣久鬱鬱一日忽埋故佩劍椎酒床裂琴衣削髮師事徑山

浮屠雪嶠則又閑靜寡言粥粥如真道者釋名洪節字
近公閉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竇入其孺人亦
受佛恣甲申之難爰七日夜不絕聲旣而曰江南半壁
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
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鷖
冠衣綠錦衣大聲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
家適元懋忌日公橫刀長揖曰介冑之士不復爲尊先
人作拜顧須飲我酒酒至則連舉三斗逕去督師故與
公同社亟引見於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手對曰
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參帷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

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叅軍時江
上諸營首鼠互相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
一逞逍遙坐老以自困乎每江上耀兵則出立矢石間
以先衆諸營目笑焉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
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唯而泣徑自東岸渡江
直薄西岍大兵以爲游騎不以爲意亦遣裨將禦之則
奮剡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爲繼且戒曰觀
其帥甚奇必生致之於是大兵蜂湧而至長圍四合且
戰且擁而公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大兵
怒剗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

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招蒐以葬之百夫見公之
死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止之曰軍行必無後繼
徒入虎口無益也對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
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觸鬪而死以愧諸營之賊
清人者至是督師以詩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
其入也初公聞遼瀋日蹙兩河內瀆嘆息以爲國必亡
則自雕一私印曰復明至是竟死而雪嶠之開堂于徑
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願未有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
端伯曰可矣卽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至請曰某亦或
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爲雙瓣香說

者歎雪嶠之爲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
師集中有和聖思軍中思親詩則其時公尚有親也君
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
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是時如彤菴簞谿蒼水
嘿農楚石及管江諸杜皆以篤老之親因抗節而有所
不顧揆之聖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
然而大節如諸公要不可泯沒公之死幾百年同里萬
君承勳感公之節爲之勒石而徵文於予乃爲之銘其
辭曰

包胥之忠夸甫之愚兼斯二者是以捐軀古稱觸鬪多

屬空言踐之自我死不受憐至今江門澄雲如練時有
素車空中飛電

明處士四岑張先生墓幢文

同里張生之祐持其曾叔祖殉難事乞余表墓出臬堂先生所作壙志爲據予少時聞處士之事而未詳及之祐之請遲之又十年其曷敢辭處士名棣字子隆號四岑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甬上之張爲四姓之一其最著者曰文定公之宗次之曰君子堂則經畧都御史楷之宗由慈水來者而處士之宗名位稍不逮顧以孝友著里中稱爲雍睦堂張氏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七歲能作大書稍長工爲文詞爲人恂恂與物無忤家貧同產兄棣旣析居處士每互相緩急或米數升或薪一捆蓋

狹旬之中而更僕難計顧喜飲酒雖囊中困甚弗爲止
醉卽陶然而卧客每過之欲有所語見其方醉則坐待
之久而未醒或至彌日其坦率又如此會國難作日咄
咄尋有改易章服之令閉戶坐室中取床頭酒獨酌旣
醺遶床而走復索酒飲之連舉杯百餘自摩其頂而嘆
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竈下得炭滿甕和以
木屑置床下爇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時方盛暑俄頃
酒力墳盈而絕家人舁尸而出則遺骸已紺色矣嗚呼
改易章服 興朝之制也違制而自甘於逆天至殺其身
以從之於義則過然其志可原矣就其中或尚有以好

名而死者若處上之死更無豫乎此也殆謝翱所謂獨
行之士者耶吾里中以開口死者趙秀才天生爲最著
然世傳天生之死本末多舛予始攷而正之處士則竟
罕有知之者悲夫處士生於明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歿
於順治丙戌六月二十日娶某氏子某葬於城南祖關
大墓旁今無後之祐爲脩其祀銘曰

大好糟工是死所一醉而死定無苦下策火攻亦有補
丹心丹顏映千古花廳沈沈存舊戶雍睦高門光世譜
雍睦張氏所居乃元時方
平章花廳至今存其名

明建寧兵備道僉事鄞倪公墳版文

倪氏自宋已居鄞顧不甚達至元末以贊雄于時因爲方國珍所連綴參其軍事入明三百年仍未達及錢忠介公軍起倪氏子弟從之者一爲懋熹字仲晦卽僉事也一爲元楷字端卿卽後官評事者也僉事殉於閩中而評事亦有大節顧百年以來文獻以忌諱脫落卽其後人亦不甚了了僉事之曾孫海以同里董君孫符所作志來乞予表墓予安敢辭方乙酉之夏浙東內附定海總兵王之仁者繳勅印貝勒令其仍故任會鄞人擁忠介舉事降臣謝三賓惡之貽千金于之仁令其以兵

來殺諸首事者忠介亦欲貽書之仁而難其使公請行
遂以忠介書往甫至定人洵洵言昨有陳秀才者上箋
大將軍詆其降而大將軍殺之聞者股栗俄而三寶之
使繼至公神色不動有頃之仁召公曰君此來大有膽
公曰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攀髯死國天下所具
瞻志士皆知其養晦而動也方今人心思漢東海鎖鑰
在大將軍次之則翁洲黃將軍石浦張將軍左提右挈
須有盟主大將軍之任也之仁遽搖手曰好爲之且勿
洩于是令其子鳴謙飯公於東閣而別召謝使入見所
以待之畧同亦具報書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議之謝

使出乃遣公歸之仁曰語錢公當具犒師之禮公出喜曰吾事諧矣或曰何以知之公曰必諧翊日之仁至果脅三賓出兵餉萬金與忠介忠介勞公曰此李抱眞之招王武俊也而君以三寸舌成之功過之矣及晝江守定以公爲職方參瓜里軍唐魯爭願詔之禮越使陳謙入閩而死閩使陸清源入浙亦死議募一能者乃以公往果稱旨閩中留之令以僉事分守建寧時鄭芝龍盡取閩中兵餉歸於所屯之東石道標故有兵千人至是一空公捐俸爲餉以募兵大兵攻建寧出鬪力不支一軍盡沒其從者十八人僅脫其一丙戌八月十一日也距生於萬歷

戊申四月十二日年三十九事定其家以衣冠葬公於某鄉之某原而評事與公同起江上事去歸家不肯薙髮遂被怨家所告論死評事慷慨坐囚中與華公過宜李公昭武高歌木公不屈魔鬼一曲聲撼獄壁時評事尚有母在堂用奇計遣人以酒入獄飲評事至大醉熟睡因盡薙其髮醒而覓其髮已禿矣痛哭欲自殺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嘆曰吾竟不得與仲晦白首同歸也蓋後公四十年而卒其荼苦艱貞亦足與公配今評事已無後子附書之公志中者以其布衣報國生死雖不同而志則同也僉事一字煜生曾祖景晉連江縣丞祖

正憲貢生父忠相僉事娶陳氏繼室以舒氏子五孫七
曾孫八所著有易說嗚呼倪氏於明雖衣冠芳雅而遜
于楊張屠陸諸家則已多乃國亡之後其見錄于文山
幕府列傳者有二人焉足以重其族望矣海之婦予族
姊先侍御公女孫也夔甚予謂之曰忠節之家雖貧足
樂幸勿玷此家風也其勉之矣

明翰林院簡討兼兵科給事中錢沖錢公些詞

歐陽公作唐宰相世系表誠以揆輔之家與廟社相關
係故特詳之然而終唐之世累遭大難以暨天復天祐
革命之交宰相子孫殉國者蓋亦寥寥無多宋以文信
國之忠不能得之於其弟有是哉大節之難強也明之
亡也崑山顧文康公家有成正成建咸受咸正有子天
遴天達鉛山費文憲公家有曾謀華亭徐文貞公家有
念祖有孚遠江陵張文忠公家有允脩有同敞太倉王
文肅公家有湛有淳秀水朱文恪公家有永定東阿于
文定公家有元煜姚江孫文恭公有嘉績烏程溫氏有

璜嘉善錢氏有種有柙長洲文文肅公家有震亨有秉
其餘若高陽之孫江夏之賀合門從死者尚不豫焉長
山劉氏有孔和宣城邱氏有之陶又其次也可謂盛矣
吾鄉錢忠介公受任於國事既去之後賡志以殉而諸
弟相繼死國者三夫非踵諸世族之後爭光接武者與
其安可以無述也按家傳簡討諱肅範字錫九一字箕
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寧波府學生曾大父鳳午明
封禮部主事大父若賡知臨江府父益忠瑞安訓導贈
副都御史忠介公第五弟也受經於忠介公尤工書忠
介起兵官其諸弟之從軍者並授監紀忠介辭不受江

于失守皆從忠介浮海而南時監國從員缺落誥勅文字忠介多以屬之簡討已而忠介請置史官以紀起居馬閣學思理卽薦入館忠介之卒也因閣部劉中藻與鄭彩爭忠介平之而不得彩反以此爲憾忠介憂憤疾動遂絕藥餌而卒諸子弟成服後或之瑞安或往翁洲卽未去者亦避地秦川長水之間忠介命也而簡討獨與仲兄侍御徘徊未去或問之答曰止者報國行者全宗不相背也中藻方守福安遣人來迎時大兵盡定閩地僅餘福安寧德二城指日受師賓朋皆勸簡討無往而毅然赴之中藻奏兼兵科未幾侍御亦出城募兵而

長圍四合簡討助城守凡六月累與大兵戰輒勝而援絕道梗大兵乃屯于郊不復附城而專待其糧盡待御遣人縋城入見簡討復書曰吾兵猶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爲歲南向望草飛塵起謂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鶴唳謂此援兵來也如此又有日矣而卒寂然吾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城陷望百辟山嘆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辭投縲兵至被執不屈其僕張貴年僅二十亦從焉嗚呼裹馬革以從兄可謂各遂其志者矣福安之陷也滿城逆散莫能言簡討之死故忠介之墓於黃蘗山劉大學士沂春徐都御史孚

遠作碑誄皆不及簡討事已而有焦甲者言簡討死甚
悉蓋曾在圍城中親見者也於是林太常時對高兵部
宇泰始爲作傳附之忠介傳後簡討生於天啟辛酉三
月初三日殉於順治己丑四月十三日得年二十九歲
妻孺人忻氏先卒無子踰三十七年有游僧至鄞冒稱
簡討逕歸錢氏其親屬叩之語不能符詐窮而遁侍御
爲文以辯其事於是忠介嗣子濬恭旣行招覓之禮合
墓簡討於忻孺人之兆因乞予文以表墓且曰誠懼因
僞僧之故致仲父大節有晦故耳嗚呼簡討之正氣旁
魄於雲漢不待李翰之傳而後白許遠之誣也其聊以

備明史世表之參稽則未必無補耳其銘曰

甬江東岸喬木生春鄧林之枝一氣同根惟忠介有弟
惟明有臣故國故家以光清門何來唐子謬種妖髡謂
系表可溷希附哲昆杞宋文獻猶幸有存茫茫閩海遯
矣歸魂

明故張侍御哀辭

殘明六狂生之一曰張公諱夢錫字雲生故茂材弟子
乙酉之難六狂生謀起兵幾爲降臣謝三賓所殺幸免
以布衣入幕府授司務尋晉侍御丙戌走結山寨又五
年庚寅十月竟死之六狂生之起也董華諸公皆司書
檄奔走其間顧文弱非能豫兵革也而侍御于弓矢矛
戟皆習之精故嘗在戰鬥中當是時左右錢忠介公者
莫如張公蒼水而侍御亞之軍前呼曰大張君小張君
以別之江上失守山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家
軍則輦谿也曰王家軍則篤菴也曰李家軍則研齋也

其餘草竊團聚不可指屈而蒼水亦軍於平岡與侍御
大皎之軍相望諸營呼之曰大張軍小張軍時天下已
定海隅窮山非果有恢復之望特以故君尚在島中資
糧屏屨聊相應接雖重爲枌榆之累而一綫之喘不爲
無助庚寅 大兵洗山入海蒼水注海入衛研齋亦去馮王二
公相繼死散侍御軍中不過五百餘人顧其待士素以
恩誓相依不去 大兵猝至侍御挾長矛出鬪夷傷畧相
等但衆寡不敵遂死五百餘人皆死無降者其中突圍
而去者三人翌日有負侍御尸壘之大皎之南麓者則
前突圍而去之三人也時 大兵以團練爲前導故與山

寨卒多有舊因得其尸而不詰也於是諸遺民有識此
三人者事定相與求得其墓而立石以表之又百年予
過弔其下因呼山中父老問以侍御之姓名而莫之知
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乃爲之哀辭嗚呼周之頑民皆商
之義士也而田橫之客至敢以鬼伯詈漢易地以觀其
揆一矣然則如侍御諸公者其謂之狂生也亦固其宜
其辭曰

信公越公不能扶宋而況一旅乃思妄動肝腦塗地逆
天堪痛五百人者其死益奇空山投骨重泉相隨國殤
毅魄至今累啼死者可生生者可媿死殉其軍生埋其

甌我作誅文唾壺欲碎

明管江杜秀才窆石志

秀才姓杜氏諱懋俊字英侯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世居縣東之管江嘉靖中有官山東按察副使名思者其族祖也自言出於少陵次子宗武之後故又稱管江曰花谿仍世富厚食指百口而秀才最以仗義聞於時鄞江自錢湖而東負大海韓嶺鄒谿尖埭諸道與管江皆相錯圍以重山塹以深溝擅魚鹽竹木之利民居殷阜而亦以巖險自爲風氣宋元時置巡司於大嵩以防察之明初湯信公視海以爲未足乃于大嵩築城設兵控扼隸定海衛置烽堠貯倉庾管江一帶始爲安土明季流

寇鼎沸中原海隅不逞之徒亦乘間起秀才憂之乃謀於其叔兆菀請頒土團之法於有司遂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間黨爲之安堵而沿海諸村無不仿而行之者丙戌浙東不守諸遺民章皇山澤間猶思再舉秀才慨然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日反顏易節者大半進賢冠人物也草野書生安得軍師國邑之寄爲一洒之乎是秀才忽若病癘者獨坐一樓援筆不少置或朗吟或笑或痛哭竟日夕家人駭甚從壁罅竊窺之則案無他物惟陶菴黃進士臣事君以忠聞義墨之硃之纍纍不絕施公子宗炳者故都督翰子其先

亦居管江時適有五君子之難公子豫焉以家財募死士秀才聞而大喜乃招姜山之徒助之幾及三千公子邀王評事家勤入管江刻期舉事約以馮御史京第軍至城東則秀才引軍助之而金嶽山中有賣炭趙翁者或言其精星象諳兵法秀才則親往致之置軍中奉以爲帥未抵期三日評事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邏者亦踵至秀才梟邏者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遣評事先入海秀才意以城中雖已有備然計海師早晚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部署軍士爲入海計城中兵果不出而定海鎮將常得功豫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抵管

江評事中途被執山寨頗阨塞據險而鬪三日矢石雨
集夷傷殆盡寨陷秀才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
重傷倚墻而斃戶屹立不仆者數日公子縱火自焚兆
苒被縛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事定管江之血如渠而
賣炭趙翁者或見其烟焰中飛去時秀才之父尚在堂
有司籍之山中人憐其義匿其親屬不以聞未幾其父
卒其妻亦卒其二子憲琦憲堇育於陸高士宇燦家撫
之如己子董高士曉山教之讀書范孝子洪震爲之治
墓置墓田以贖其祀憲琦甚有志行自以父死國難縞
素不近酒肉有妻不娶宇燦等以大誼責之始婚未幾

病卒憲董已早天秀才遂無後兆菀字承芝宗煥字仲
茂時稱爲管江三烈士而趙翁辛卯壬辰間猶以其術
往來海上後亦死嗚呼予嘗過杜氏之居流覽當年戰
場其間居民果仇勇一呼雲集自視無前然此特山澤
間習氣亦不特湖東也秀才讀書多矣徒以廟社之感
頓忘其力之不足而仗此輩以揮魯陽之戈不亦愚乎
抑亦聊以一擲也杜氏之宗在管江者至今猶盛然皆
莫知表章秀才者而陸高士子曰經且頻請予志其遺
兆予故不辭而銘之其辭曰

由管江而東爲童谷是爲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于

秀才之事蓋所目擊而唏噓嗚呼崩雲裂瀑如聞英爽
之脚躅平陵黃犢剩茲殘墟

雪竇山人墳版文

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
甦慈谿人也世嘗願少失業學爲衣工于茗上然能讀
書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尋以贅壻居焉因成諸生國亡
棄去先生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志圖大事與於茗上
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
解乃與歸安錢纘曾居茗谿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長
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有張近道者好黃老
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則唾之曰雕蟲之徒也
而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極傾倒近道見之亦輒

痛罵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續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與祈忠敏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然先生於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間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爲置酒呼妓而朱張數子左右之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旣而聞其謀出於先生於是邏者益急續曾以兼金賄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

軍來有所求於纘曾不饜并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於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纘曾俱不屈以死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結客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盜而死己亥之役三島亦以憂憤而死真所謂白首同歸者矣嗚呼諸子並負不世之志而遭逢喪亂相繼以不良死則百六之厄也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而錢塘孫治卒購得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葬於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白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死

而次年張尚書蒼水亦葬焉時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
居於著上爲晉時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其
集曰息賢堂集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粵人□□□
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竇是我最
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蓋嘗再從先
生寓鄞其風格頗相近云楊職方之墓在孤山

鮎埼亭集卷第八終

鮎埼亭集卷第九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

道碑銘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尚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爲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爲尚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旣舉事卽遣公迎監國魯王於天

台王授公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爲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爲一議公出揭以爲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旣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

軍與爲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
卿心不欲往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御史馮公京第與
公並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
公死之公與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使
走乃得至公之故壬午房考知諸暨縣錢氏七日間道
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群
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山寨之起也因
糧於民民始以其爲故國也共餉之而其後遂行抄掠
民苦之其不以橫暴累民者祇李公長祥東山寨王公
翊大蘭山寨與公而三履畝輸賦餘無及焉庚寅閩師

潰諸將以王保翁洲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
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
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秋 大兵下翁
洲名振奉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
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旣不肯
奉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獨以名振之軍爲主
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爲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
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
爲魯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
睦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朔

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逮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是役也故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曰孔昭南都之亂臣也公何以不絕之公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竄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栖遲海上者蓋累年矣則其心尚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爲馬阮浙東之續將何補乎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自公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功

貽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
川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王己去監國
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年七月
成功以師會公北行仍推公爲監軍泊舟羊山羊山多
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至是軍
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焉復
還軍翁洲治舟明年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悉師以行
游軍至於鄞之東鄞師次崇沙公曰崇沙江海之門戶
也有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爲老營倘有疎虞進退

可依也不聽而公請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大兵於
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西
洋大礮雷銅而公孤軍出其間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
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水者斷滾江龍而支軍進奪
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旣斷則公卽進踞上流奪其木
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然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公
登舵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而墮遂以十七舟竟渡公
渡而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朱衣
祚被禽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不利提督管劾忠走
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

成功恐江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卽請公行未至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鄧廷佐懼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來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請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所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

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爲十五年來所未見瀕江小艇載果蔬來貿易者如織公軍人以舡板

援之而上江濱因呼爲船板張公之軍公所至城邑人
謁先聖遣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
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
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
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
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
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
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聲
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蘊章招撫吳會之命
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并造

木柵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 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躓被禽死之軍遂大潰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遏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爲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

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先是鎮江之提漕督以師援江寧中道溺死松帥馬逢知密以書請降其自廵撫而下皆欲出走故公勸成功持久以觀變旣不得請江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公歸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尚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回舟是夕大兵以不利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公軍誤以爲來劫營遂潰或勸公入

焦湖慈溪義士魏耕遮道說公以爲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而英霍山寨諸營尚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之使迎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路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踪跡者然而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復賂一土人導以往至則故人適他出而其友有識公者蓋亦以觀變從江上來至安慶者也遂導公由樅陽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公方病

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殞英霍山寨中或曰爲浮屠矣父老多北向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空坑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令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駐節天台樹鸞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公還亦喜遣兵來助公公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諸義民築塘以捍之至今猶蒙其利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滇中賜公專勅慰問加官尚書兼官如故明年

移師林門尋軍於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成功雖東下而大兵尚忌之懼其招煽沿海之民於是有遷界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遷大兵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公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

荃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成功以出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公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聞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壬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又喜卽以書約故尚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公厲

兵束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公廷臣與

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畧言不
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
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
芻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况
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
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
賦畀我在貴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
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
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

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
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當
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執事新朝佐
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聞南消息旣杳鄭
經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
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
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
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嶼懸嶼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
浹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
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一

人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

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卽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爲慮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終鄞人李鄴嗣任其後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

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於是浙之提

督張杰懼公終爲患期必得公而後已公之諸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內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以其爲故校且已爲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蓄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嘆曰此沈文蒸故第也而今爲馬廐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

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嘆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杰遺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扣舷和之聲朗朗然歌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也得無名氏詩於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獄中而供帳甚隆許其故時部曲之內附者皆得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

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洪範之上然非

仁祖如天之大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

仁祖之憐憫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擬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元箬別號蒼水浙之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員外郎圭章祖應斗曾祖尹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擬生而跡跡不羈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中

孫穆翁雅有藻鑿曰此異人也乃以已田售之得金三百兩爲清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矣而卒以此死公初以爭願詔事與同里楊侍御文瓚忤遂不復而及戊子侍御一門死節公哭之慟曰負吾良友所親有失節者公從海上貽之書曰汝善自衛勿謂鞭長不及汝吾當以飛劍斬汝公之初入海也嘗遭風失維飄至荒島絕食夢一金甲神告之曰贈君子至鹿遲十九年還我次早果得一鹿蒼色人食一瓣積

日不餓及被執又夢金甲神來招之蓋十九年矣雅精
壬遜之學己亥之渡東溪也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
兵至釋舟未返卽以金甲之夢占之大凶方呼居敬告
之而兵至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五
娶董氏子萬祺並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女一卽歸子族
祖穆翁爲子婦子族母也初杭有舉人朱璧者抗詞作
保狀以百口保萬祺母子不得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公
後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
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
玉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

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爲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
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義爲之銘
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
多以炙雞絮酒酌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
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溧陽人也己亥公在江上子木
挾策上謁公以其少年而負奇氣有清河李萼之目欲
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公之燕關子木之族父蘊章故
在成功軍中引見成功江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
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強子木奉父泛海子
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旋奉父北行將赴公營卒

與大兵遇格鬪子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
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
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卽爲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
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王居敬者字
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
爲僧名超遜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而前此誘執
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戶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
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子嘗謂公解軍而後已將以
懸鬼爲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微功公似可以無死然是
時公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

以往三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於夢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腹正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水槎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己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購之曰公之真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抄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夸公之忠誠而予更服

公之經畧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荆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賫志以死則天也嘗有益公之衣者部下禽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爲我煖在爾爲爾煖其煖一也卽以其衣賜之其大度如此姚江黃公之志其敘公北征稍詳而前後多所畧漏至於公之官階終尚書浙督趙公會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爲閣學黃氏墓志以爲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則謂公

於己丑己官尚書亦不合若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尤
誕妄不足取信予乃攷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
并得之先族母之所傳者別爲碑銘一篇或曰公子萬
祺在鎮江故嘗有侍婢舉一子守者憐其忠嗣私爲育
之然今無可攷矣其銘曰

天柱不可一木撐地維不可一絲擎豈知不可聊以
抒丹誠亦復支吾十九齡啼鵲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
者其視我碑銘

附舊寄萬編修九沙札

黃先生作蒼翁志但據北征錄爲藍本大段踈漏不

止誤以尚書爲侍郎也如江上爭頒詔一案是蒼翁始終爲王脈絡中間又能轉移鄭氏使化其舊隙爲我合力是蒼翁最大作用晚年欲再奉王起事及力必不逮而後散軍是蒼翁始終爲王結果此乃十九年中三大節目也而黃先生皆不及之答王安撫書前半如謝疊山之却聘後半如陳叅政文龍請漳泉三府以存宋祀之旨皆不應不錄而王之薨在壬寅冬十一月可以攷正□□別有考尊諭令某別撰碑文一首某文豈敢續黃先生之後然考証遺事所不敢辭謹呈上